春秋公羊注疏質疑

今文春秋至漢景帝時公羊氏始著竹帛其後何氏注之徐氏疏之探摘是非旁通曲鬯然公羊得之傳聞不無失實而爲之說者順水曲折益揚其波又或變本加厲有同皮傅紬繹所積蓄疑遂多次而錄之以質同好云爾何若瑤自識

番禺志本傳

何若瑶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　欽點傳臚改翰林院庶吉士用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回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復出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勦賊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遏不得出乃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茭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

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箍圍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羣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掃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良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賁南書院以總沙茭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獎敘辭焉恐以讓諸同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禺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沉幾觀變不動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勤學嗜古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考證海陀華館詩集文集等書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番禺何若瑶撰

隱公

卷一

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莊七年傳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据此則因故春秋而修無寶書之說

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君天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

分國紀元可以爲證注非傳意

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王謂時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可證託言文王者春秋魯史言時王恐僭耳据此知王魯非傳意

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

卽位必謁廟公欲與桓不行謁廟禮故不言卽位以成公意注不有正月不謁廟故不有也

傳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

息長娶于宋惠奪之生允十一年允能聽揮譖則隱立已壯矣

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

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母俱媵也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右媵左媵明載之禮以防愛爭惠公雖不早分別國人何以莫知隱雖長且賢諸大夫斷無立隱之理穀梁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是隱爲惠公所立隱特探惠公之微志而推以與桓非爲桓

果貴也 注非傳意從穀梁較允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注曾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据注是教臣子以僭也人皆欲以五等之最尊者尊其君父而我因以予之人皆欲以天王尊其君父我亦可因而予之乎爾雅釋詁公君也公之云猶君之云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 注明鄭伯爲人君不當自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

使執政大夫誅之猶夫自已行誅殺也以挺與刃有以

異乎穀梁緩追逸賊親親道道是也

鄭伯實未殺段殺之云者穀梁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詁能亦本穀梁克者何能也能殺也

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經義述聞如上當有不字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不如勿居而已矣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按左昭十一年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此如卽不如之證注未可訾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賵賻皆助生送死之禮襚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與此不同

傳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

成讓桓之意耳謂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非傳意

傳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

禮不賵妾因賵公而兼賵仲子故以非禮譏之非謂當各使一使也

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公立而求成于宋則是盟者公意也故從我欲之詞不書公諱之使若內之微者然

注宿不出王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穀梁以宿爲邑名七年宿男卒穀梁又謂宿微國則宿是國無疑

傳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周公王子瑕言出奔王子朝言奔皆書于册何獨于祭伯而嫌其有外直來曰來惡外交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彄卒注大夫穀梁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然則公子益師者先君之大夫也

卷二

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以向姜還必是莒子親行微之者不能正室而動衆也並未得之何繇居之人向者直造其國都云爾向姜姓

穀梁謂魯邑亦非

無駭率師入極傳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左傳以極爲附庸之國穀梁則謂魯同姓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按滅國大惡內大惡諱變文言入傳是也不必同姓而後諱滅

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而曰公及戎者公本欲修惠公之好故從我欲之詞

紀履緰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注夏后氏逆于庭殷人

逆于堂周人逆于戶

莊二十四年傳親迎禮也似以親迎爲諸侯所當行但莊二十七年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据此諸侯任更重豈轉可越竟乎注逆於庭逆於堂逆於戶諸侯親迎不過如此實可爲傳彌縫其闕

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

左氏以爲桓母穀梁以爲隱妻以爲桓母者据五年考仲子之宮也元年子氏猶在生而歸賵必無是理言夫人言薨是以夫人禮葬也當時何不別立宮以祭之則

以爲隱母亦非也穀梁得之

天王崩傳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崩注大毀壞之辭薨注小毀壞之詞卒注猶終也

周敬王喪葬在春秋後此外入春秋者由平至景凡十二王志崩者九志葬者五不志崩葬者三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也何注謂不志葬者皆公自往此常事故不書然則公薨諸侯奔喪會葬亦常事耳或謂邾婁子異姓不宜奔喪滕子會葬常禮耳何以亦書于册左傳杜此注云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其說是也曰崩臨天下之詞曰薨臨一國之詞曰卒則臣道無成

有終之義諸侯赴于天子以臣赴君應從王朝大夫之例故外諸侯皆書卒

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疏魯隱奔喪而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

成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同姓會葬亦得其常耳何彼書而此獨不書

武氏子來求賻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不言使諱詞也若武氏子自來求者然爲天子殺耻爲魯殺耻也王者不當求非獨喪事也周不當求魯不容不歸周之求賻魯之不歸賻也穀梁交譏之是也

卷三

考仲子之宮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毋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

以僖公成風例之則上文歸賵之文以仲子爲惠母書法可歸一例但考宮當於惠公之時不當考於隱公之時所謂子死則廢也穀梁知義無可通變其辭曰非隱然惠公子也不祭隱公孫也乃考宮而祭之揆之情事似未爲允不實考其事而但於書法求之安知以成風爲僖公之妾者其說果非乎左氏親見春秋開卷首敘魯事不應如此憒憒以爲桓母可無疑義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以獻六羽

爲得禮與此異○僭諸公猶譏況僭天子乎故王魯之
說斷非傳意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八爲列
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白虎
通禮樂
篇同
襄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則舞必以八人
爲列謂六人四人爲列者非是
注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疏知鴻羽者時
王之禮
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
千里疏謂時王之禮者前無可考耳

疏詩云右手秉翟者其兼用之乎

孔檢討曰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曾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宫比先妣以而舞殷舞與此固臆爲之說亦可知鴻翟無兼用之理疏非是

圍長葛傳彊也

僖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圍緡哀三年圍戚俱不言彊者此得邑彼不得邑也志在得邑故此圍曰彊也至冬乃取故取長葛曰久是時方圍何以云久穀梁曰久之固不如此之允也

鄭人來輸平傳輸平猶墮成也

隨成何以曰來傳與經不協惠學士曰易豫之上六曰成有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咎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更成兩無咎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爲墮謂之敗成誤矣或訓輸爲約尤不辭義似得之

注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爲鄭所獲

按左傳事在惠公末年隱爲公子之時若在此時鄭方結怨下何以云歸邴入祊乎

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曷爲謂之郳未能以其名通也

名國名非指君名與此異

謂微國不能上達于天子故不名滕國雖微侯也莊十六年邾婁子克卒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又五年許男業卒又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皆小國且爵尤卑何以名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何以書晉侯詭諸卒晉侯夷吾卒宿男同盟何以亦不書名則三說非也

穀梁狄道也然于宿男之卒則曰微國又曰未能同盟則其說歧又有歧矣

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赴天子之詞葬稱公從臣下之詞此通義也偶異者或字之誤或文有脫落各自爲說義

究不可通如卒書日葬不日常也或卒葬俱日或卒葬俱不日或葬日卒不日燕書滅燭疆爲之說夫何取邪

夏城中邱傳以重書也

左傳書時書不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何以時亦書不時亦書此爲得之無城郭宫室貉而後可凡城之志皆譏穀梁非是

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穀梁以爲聘諸侯非正皆非是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則注說可從

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按以夷狄而執中國不特執中國而執天子之使降夷狄尊天子此亦非常異義也非邵公不能爲此注

大雨雪傳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

經義述聞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今案俶厚也俶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義似勝注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滅也其言入何魯與齊俱不取也許叔居東偏鄭僅

得西偏故從得而不居之詞

注爲弟守國不偷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諸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内並生

隱無受國之心責其不偷推讓非也是役主兵者鄭左傳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可以爲證謂危亡之釁外内並生亦非也元年傳成公意也注亦云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此何以自相矛盾

桓公

卷四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皆時王之禮也

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翼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尹訓言祇見厥祖侯甸及羣后咸在則殂及見廟殷周禮並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注謁廟還朝事畢反凶服禮本殷周疏謂時王之禮未嘗考古耳

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外俱不書王据繁露則元年亦不書王所書王者實三年耳宜諸家有無王之說

注無王而行

傳無此義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蓋公羊家向有此說按穀梁元年傳桓無王說或本之

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据期詞則曾爲主故越之盟從我欲之詞蓋桓弑立而欲修好于鄭因而易田故下有璧假之文謂有危者非也

注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

鄭駁異議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

晉文公彊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注所言皆

文襄之制也

以成宋亂注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

注訓不辭按惠學士春秋說成卽小宰之八成成謂之

聽八成謂之八聽經文曰亂以亂爲獄亦似未允隱六

年傳輸平者何猶墮成也是平卽成也以成宋亂以平

宋亂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左傳曰平國以禮不以

亂此之取賂猶之取向也穀梁曰乘義而爲利是也

注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所言漢制非春秋制也

傳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于古而不相背

穀梁以是爲近古也注似本之古者注不言何時范注穀梁謂五帝時齊侍郎据詛盟不及三王古者謂三王之世近是

注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按存問頫省以諭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是下聘常也注謂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是下聘異也異故以聘桓爲貶

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注

時紀不與會故畧言如也

齊侯鄭伯俱大國之君以大朝小春秋來所不經見況偕來乎雖欲襲之適啟其疑謀國必不若是疏也左傳似非事實紀不與會變文言如又恐人誤以爲朝故特釋之

城祝邱

水經注東海郡郎邱縣故祝丘也郎祝曾之音盖字承讀變矣以齊將用兵于紀備豫不虞故城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注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

不使王者首兵者三國皆微者不足言以也若不爲王

畢者然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蒐于紅大蒐于比蒲傳同）

据注不言簡徒昭八年蒐于紅注徒衆不言簡車昭十二年大蒐于比蒲無注蒐大閱大蒐經文既別其制必異如此注則傳徒字衍蒐于紅注則傳車字衍疏所見已是誤本矣

傳陳佗者何陳君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

穀梁陳侯熹獵淫獵于蔡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

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殺陀欲立其甥則佗無可死之罪罪在蔡人史記陳世家蔡人爲陀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陀是以佗與五父爲一人矣又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蔡人殺之實陳人殺之也

傳其諸以病桓與注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

夫人淫于齊侯病桓之不能防閑也疾惡桓公非傳本義

焚咸邱

咸邱魯地在大野之南

八年春正月己丑烝傳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左傳杜注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傳此云譏亟五月亦譏亟與杜注同解詁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非傳義穀梁於此日志不時於五月日志不敬故爲分别非是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

逆婢妾

異義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按注譏不行五禮可則因用魯往迎之故曰若逆婢妾襄十五年傳注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是未嘗以天子爲必當親迎也或謂文王親迎于渭孔氏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且渭者竟內亦未嘗越竟逆女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有明文故左傳無譏詞穀梁以爲非正與此同亦未揆之禮矣按左傳實之

以上鄭則穀梁謂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
正亦臆見之詞耳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
詞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范注穀梁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
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與此同
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死君難臣道也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其論甚正勝公羊
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
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此非罪貶也

春秋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公侯未葬稱名既葬稱子伯子男既葬亦稱名故曰此非罪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注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

嫌卒於會故復出日以別之注非是

傳此其言伐何辟嫌也嫌與鄭人戰也

穀梁言與鄭戰正未審耳解詁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按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則此戰于宋云者上言伐宋主國主名與可知矣

注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疏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言敗多

莊二十八年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注未得成列為師也是敗稱師者成列之詞燕之師本少于齊宋衛故戰稱人而死傷與之等故敗稱師疏非是

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此特從赴告書耳若謂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獨不可使大夫而親行乎背殯用兵豈可量力而不責乎且衛朔害兄得國國人不與以齊出可援故無役不從非

恐其有危也

乙亥嘗傳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嘗廢一時

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邵公每于災異之來極言所致以見天人之應所以示

敬畏謹天災也左傳書不害則是天變不足畏非人君

修己事天之道

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

竊

王者無求無待求而自至也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

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曰辨地物者別

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

無及物未生則弗求也是王者有求也春秋之時九貢不行于諸侯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罪桓之無王不貢車服也傳以天王之威令不行至遣使來求無上下之分故譏其非禮如注則非傳意也

許叔入于許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

許已失國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乘間由東偏歸國入者難辭不得以出入惡爲文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

繁露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夷狄大者稱名微者稱人所謂人不若名也注三人爲衆非傳意范

武子從之非

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但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宜惠學士譏其妄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

衛獻公亦有賢弟而不能任用何以稱公注非也謂赴告之文從爵不稱公蔡靈公平公何以稱公且赴告之體各國皆然卒稱爵稱名葬稱公何獨于蔡而異之

莊公

卷六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穀梁同左傳杜注以單伯爲天子之卿据經此較允莊十四年文十四年十五年書法與魯大夫一例杜注本左疑非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命者何加我服也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加我服猶詩云服其命服耳不言服者注謂重命不重其財物是也九錫本禮緯白虎通義九錫隨其功之大

小賜之非一時並賜注引之者以變賜言錫故耳周禮九命七命五命於義爲允

注與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穀梁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與此同又謂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蓋天子衰微諸侯之不請命久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穀梁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以郱鄑郚爲國春秋無聞遷紀于郱鄑郚則是以郱鄑郚存紀

之廟社紀季不應復以酅入齊矣此以邢鄑郚爲紀邑

胡傳從之

汪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杜氏云慶父者莊公異母兄何氏知其幼者正見稱仲非兄明矣莊公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是慶父爲弟實據史記魯世家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仲牙次曰季友蓋亦從之惟傳以仲孫爲慶父而史記以仲屬牙微異

汪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所謂近淫也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所謂無出道也

注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

襄公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謂無憚天子之心非也奉王命則不得以會仇讎爲嫌猶王姬之主於我耳

五月葬桓王傳蓋改葬也注榮奢改葬爾故惡録之

桓王崩在魯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太緩故疑改葬穀梁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與此曰蓋皆疑辭注實以榮奢改葬故惡録之非傳意

公次于郎傳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同左傳作滑杜注滑鄭地旣欲救紀雖畏齊必無不出竟之理從左爲優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

穀梁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據事

直書辭義正大此則所謂非常異義也

卷七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注月者惡不死位也

史記作郯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按左傳齊侯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與史記正合或謂郯乃東海郯縣不當作譚此臆說也

胡傳書爵無可滅之罪爲橫逆所加比注爲允

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

注本左傳按史記桓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

遂邑以平桓公許之與魯會柯而盟則遂者魯邑非國也盟柯傳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卽指此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經無公字穀梁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據此穀梁本無公字按十九年傳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是公羊經亦無公字也

卷八

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貴大夫嫌與公抗故不言公此別嫌明微之禮非諱也

以為僕伉亦非也

傳親納幣非禮也

納幣當使大夫楊毋喪納幣不譏譏親納幣諱也小惡可言大惡不可言也

夏公如齊觀社注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時王之禮

白虎通社稷篇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古制疏非是

蕭叔朝公

穀梁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按附庸不列五等之爵猶之倪耳附庸例書字故曰叔

公會齊侯盟于扈傳危之也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

會期詞遇于穀盟于扈居喪而汲汲於要結盟好直書而其失自見鄄幽之會公皆不至故云我貳注淫泆婁見傳無明文

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

先君見殺于齊而娶於齊穀梁以爲不正其親迎是也

公羊曰禮也微詞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至自齊君詞也夫人例詞入者內弗受之詞明不當娶也變至言入所謂微而顯也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亦

微辭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二傳大夫與宗對舉與此不同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據經文曹羈者當國之詞歸于者無惡之詞羈出奔而赤歸似羈不見容而赤爲衆心所順在赤無所繫其君與其世子與均不可曉且下文曹殺其大夫又似赤歸而誅之者傳據侵曹以出奔殺大夫連爲一事而赤歸于曹屬之郭公文義亦不可曉郢書燕說闕其疑可耳

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

穀梁以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似爲有據

冬杞伯姬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大故謂奔父母之喪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歲亦一歸宗亦謂同國耳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沒母存則使卿甯按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則是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使卿行可也

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

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

大夫不可越竟逆女則如齊逆女其非禮可知

卷九

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

据泓之戰成列而敗經書宋師故注云爾按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故書楚子敗績泓之戰宋襄雖傷股而師徒撓敗至於門官皆殲幾至亡國故書宋師敗績各從其重此三稱人疑王將傷而軍未大損耳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

相救
人者衆詞也其爲衆奈何不諱會也會則曷爲不爵救患者人所同也禮義之國宜然也
城諸及防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二十九年秋有蜚皆非與土功之時曰築微曰新延廄曰城諸及防築者不宜築也新者不宜新也城者不宜城也公之不恤民甚矣延廄注獨言不譏非時更重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
次者不敢進也若有侯者諱不能救也于成者言無意

于鄣也不言公內詞也
滅遂不諱取鄣爲諱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
降于齊鄣自爲降齊人降鄣降非鄣之志力屈焉爾猶
之遷陽而已
齊人伐山戎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
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其稱人何猶之救鄭云爾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稱人者大之以爲貶非也蓋人人之所同伐焉爾
山戎伐燕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令燕
君納貢于周穀梁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
伐矣此舉實以尊周子司馬子之言似非是

史記桓二十三年魯莊之二十五年也按是年齊無伐山戎事或史記因春秋二十六年公伐戎誤合爲一亦未可知

注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謂言山詳錄之耳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不詳言山則無以異於他戎非必以行進也注非是

秋築臺于秦傳譏臨國也

不譏其築臺而譏其築之非地可謂詞不迫切矣穀梁譏其專利罷民於義尤允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

如齊者與齊人謀立閔公耳非奔也惠學士曰子般皆

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弒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者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甥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弒之惟我及閔公弒而國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弒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慶父行父前後如齊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然乎

閔公

傳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宮中

左傳女公子觀之犖自墻外與之戲則謂淫于宮中詞

似過不知何據史記說梁氏女則誤以女公子爲梁氏女耳

傳季子至而不變也注至者聞君弑從家至朝

据此則季子未嘗去魯何以下曰季子來歸左傳言子般被弑成季奔陳洛姑之盟曰請復季友情事分明注至者從家至朝盟于洛姑注又云季子如齊亦不可曉

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

据此則季子不必出奔也史記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于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納之似來歸之後又復出奔者經于季子出奔及來歸事不甚顯然此異說所以棼如也

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

按左傳作仲孫湫是也直來曰來若無事焉者齊爲盟主當恤宗國之難觀魯可取乎一言非有意恤難特覘國耳曰來譏桓德之衰也

仲者慶父字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是也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仲孫者慶父之孫也以仲孫爲慶父傳或有所据與

僖公

卷十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次者止也止者不宜止也曰師者將雖卑師則已衆非有侯也序三國之師大之之詞次于聶北若畏狄而不敢進然次何以故曰救邢蓋不得已而出師非有意于救邢也爲桓諱者非也

邢遷于陳儀

國已滅矣無可救矣上曰救邢下曰邢遷于陳儀以三國之師坐視其滅坐視其遷不得已爲之宿留以城之姑以揜其畏縮之恥焉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詞繁而不殺使知其爲一事者諱不及事也宿留之師若爲城實然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昏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晉楚之彊以起召陵之盟交昏之說皆非事實

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

二事皆逆以殺夫較之則殺子者以尊殺卑於逆中稍爲順耳疏云言殺子差輕于殺夫者欲道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姜氏並去者正猶殺夫罪重故也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于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得爲順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

城楚丘傳曷爲不言城衛滅也

不稱諸侯何晉後期也若不知其事然此內辭也諸侯

救災恤難魯同姓宜重憂之故諱不及事也

邢亦滅曷爲不言城衛言城邢穀梁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邢遷于陳儀以陳儀爲國故曰城邢楚邱衛之一邑不可以爲國故不言城衛

傳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疏言雖有謀年老必昏耄不任使故言蓋戲之

言馬雖復歸內廄而繫之外廄四年馬則已老不能無少變所以爲戲也注非傳意疏益迂矣

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即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來盟于師來次涇之師也楚子使屈完如師然後退次召陵曰來盟者從乎楚之詞曰盟于召陵者退舍以禮楚也注据左釋傳較傳爲晳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內之微者矣

疏言內本穀梁內師知是微者公致伐楚不致伐陳且微者不必諱公若卿大夫則又言率師故耳然冬有公孫慈會侵陳之文此之及當屬齊人與上文執陳意濤塗相連而及也

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注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

楚雖受盟踰年而滅弦而圍許菁茅之貢未嘗至于周

室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之言楚固未嘗服也爲不修其師而執濤塗非傳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左傳謀甯周也齊桓之功此爲極盛傳與穀梁同初無譏桓之意注謂桓德衰又謂假王世子以示義非當日情事亦非傳意按疏云即上四年傳文桓公不修其師楚叛盟下文鄭伯逃歸不盟九年葵邱之盟書日以見危之屬皆是也此即据江都中壘所云以解注蓋公羊家師說之相承本異於二傳也

諸侯盟于首戴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注時世子不與盟

知世子不與盟者但舉諸侯故耳然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解書法正大勝公羊說

鄭伯逃歸不盟注時鄭伯内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雖左氏之私言然惠王惡鄭而愛帶首戴之會必非王意則召鄭之事自情理所有注但言與楚亦据上傳不修其師而執濤塗下文楚人圍許以救鄭故知其

然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非所以附疏

新城左傳作新密此不曰新密而曰新城者首戴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密齊桓責其逃盟兼以此聲其罪故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成也穀梁病鄭也者鄭伯之罪也注曲附傳說非是

公至自伐鄭注專還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本所以伐鄭非救許也故以伐鄭致不以救許致并不得意之云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

國者君之國稱國以殺卽是君殺不斥言君者國人之詞也注迂不如傳之平易

卷第十一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注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自助當假貴臣不當假微者注說非是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然洮之盟在正月告喪乃在十二月秘喪至一年之久

必無是理

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禮柩在堂孤無外事襄公背殯而出會無哀甚矣然襄之背殯而出會實畏齊之故罪桓不罪襄可也爲襄諱非也汪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者夫襄非畏桓不子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何功足以除惡所謂卮言無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汪時宰周公不與盟

周公不與盟者不敢使王臣受諸侯之約束也尊王臣所以尊王也故諸侯不序義與首戴之盟同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曰其君者里克之無君也稱之者君自以爲子焉爾据穀梁則不正奚齊据公羊則專坐里克合勘之而其獄乃定

夏楚人滅黃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按史記秦繆虜晉惠之

歲管仲卒去此尚三年且此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則黃之滅管仲身親見之矣

沙鹿崩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

穀梁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按山冢曰崩山足無崩道故曰無崩道而崩據此則沙山之鹿非邑也沙鹿晉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據此則沙鹿崩爲獲晉侯之應非桓卒宋敗之應也爲天下記異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以爲天下之異

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邱之會叛天子之

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懈惰也

按湖廣德安府隨州有厲山下有厲鄉卽厲地蓋楚與國伐厲以救徐猶侵許以救鄭耳厲無罪曹亦無可嘉

注以意爲之耳

夏滅項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

不諱何由知爲齊正以上有齊人徐人伐英氏之文耳

不言遂或曰伐與滅一事侵蔡伐楚侵與伐亦一事何以言遂乎 遂滅厲亦言遂 昭四年楚子伐吳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桓公以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正月襄公即伐齊去桓公之卒四閱月耳非為不葬可知豎刁易牙立無虧者也三月齊人殺無虧則刁牙必并為所殺非為刁牙之爭權又可知或謂無虧之殺在戰甗之後若先殺無虧可無此戰不知左傳于無虧未殺之前則曰五公子皆求立既殺無虧之後則曰不勝四公子之徒是前之伐為無虧後之戰為四公子也

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

穀梁於師救齊狄救齊皆善之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此以伐齊為義兵與穀梁相左要穀梁亦未曉何所據

依也左傳記六公子所生而不列其長幼之序或謂無
虧長孝公幼亦非有炳然可衆著者也
疏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
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
注云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徐氏以所見執易爲所執
則不辭矣齊侍郎謂所字上脫一爲字爲所見執則尤
不辭矣
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惡無道也
据左傳使之者宋公則無道在邾尤在宋按曹不致饟
宋猶圍之豈有用人之虐反置之而不問邪左似可從
而經不及宋何也

夏部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鄭樵單州有二部城大縣之部北部也來朝之部南部也

自隱至僖凡八十有三年据隱二年傳注宋滅部在春秋前則部子計將百歲豈復能跋涉而來傳不知何据也

西宮災傳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王者之制也

穀梁以為閔宮孔疏禮宗廟在左則不得曰西祭義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注實本之夫人左右媵特諸侯之制疏非是

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則邢與盟審矣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蓋與盟宿同例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

楚稱人常耳不必貶不曰宋捷胡傳以爲爲魯諱穀梁以爲不與楚捷乎宋二說不同據執宋公俱不言楚不與楚專執亦不與楚專釋也穀梁得之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此其言釋之何公與議爾也

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穀梁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與此有異以執宋公例之其說較允雖公與諸侯請之主其事者固楚也會者外爲主非必公

卷第十二

傳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褊弱

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是也喪國謂商餘謂已注非傳意或以喪國之餘謂宋亦不辭

齊侯伐宋圍緡傳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左傳討不與盟于齊盖孝公惡其求伯而伐之不能恤人之災而又乘人之困所謂與于不仁之甚也又况以

惡報德乎合穀梁而惡齊之義始備

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史記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故出不能乎母傳不知何據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史記晉惠公十四年九月卒懷公立與左僖二十三年傳同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知文公在秦陰勸反國文公元年二月歸晉殺懷公至冬乃書卒相去年餘日月不具可知葬在先故不書葬注據例科罪似濶于事情

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

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君前臣名不臣則不名故曰無大夫注謂絕去大夫名是宋大夫卒本有名經絕去之以正其義似非傳意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按陳方被圍豈能納頓謂圍陳令其納頓亦不辭或謂頓迫于陳而奔楚故圍陳以納頓子然圍自圍納自納從傳較允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傳其言至嶲弗及何侈也注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

之節

穀梁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猶

傳之言侈也然注謂善公得用兵之節則侈過其實下

文何以云如楚乞師乎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

戰當必勝疏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

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

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不正者不必也注不正自

謂稍迂按注不正者係統詁兩句如疏宜云戰不勝者

不正自謂戰當必勝則上句亦宜云出不正反者不正

自謂出當復反矣疏偶未審非何氏省文不復備言也

楚人伐宋圍緡傳刺道用師也

泓之戰襄公因傷而卒楚固宋仇也成公初立與楚平而朝楚非其志也至是悔而即晉非反覆無信者比伐宋圍緡著楚之暴所以起城濮之役也道而用師楚無足責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前以楚師伐齊取穀故楚子在宋而公會之非爲解宋圍也宋既平而復畔故與諸侯盟不曰會楚子者不與夷狄之主會也城濮之戰實因救宋則圍未解也十二月盟于宋明年春晉侯伐衛以救宋若宋得與盟宋使

雖告急晉必不爲之伐衛也伐衛以救宋於左傳知之子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也於經知之楚人救衛是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畀者何與也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

左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据此及穀梁是以曹伯畀宋經不言衛亦不言田或有脫文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反之曹也是分曹田實有其事也晉侯之惡曹伯固由觀其駢脅然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三百人亦是實罪赤芾三百至形之風謡小人用事國之不靖可知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魯弱國也尙伐齊取穀安知曹不恃楚而侵伐乎謂傳注誣說者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

殃民辱國主兵者當坐注說非是

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

猶後世言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所居爲行在所）傳依文訓詁極允穀梁言所者非其所也則狩于河陽之義傳所謂不與致天子也然經曰王所是明言王在也傳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亦非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

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于楚

與楚圍宋者尚有蔡鄭許非獨陳也且事在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踐土盟而陳侯如會不得追其既往而賤之晉新伯諸侯楚師敗衄踐土之盟陳又後會故溫之會不敢不至以彊會其孤責晉是也爲文諱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按倪黎來亦國微未爵經亦書來朝獨此與白狄來一例則傳言爲允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

泉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按左傳會者王子虎及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蓋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則非微者也狄泉近在王城而貴大夫居然與公侯抗禮故貶之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

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不曰社而曰土者据本名也鄭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王肅馬融等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此皆人鬼而非地神蓋人鬼之配祀可以推遷故漢高以夏禹配官社若五土之

神必不可易孟子謂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者變置其
所配之人鬼非變置地神也

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傳吾將尸爾焉猶左傳措木曰尸女于是言于是收其
尸也注非是

文公

卷第十三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
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

穀梁其志重天子之禮蓋會非一人之辭特志天王使
餘則以常事略之注似非是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錫命命爲諸侯與九錫因功而錫不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注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

据左傳晉討衛而注不從之者商臣弒君在元年十月至此甫八閱月耳下無伐楚之文故知不能誅

傳何言乎升僖公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先親而後祖猶傳云先禰而後祖也范注親謂僖
祖謂莊一似魯文直升僖主於莊主之上斷無是理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以天王之尊而賵諸侯之妾春秋譏之況遣使會葬乎
以爲刺不及事非也王天王天子一也以去天爲貶似
未允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
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送晉景公葬魯人以爲辱以晉人止公耳楚康王卒時在楚亦送葬未嘗以爲辱也

左氏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
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與此異

范注穀梁謂君會葬非禮本左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致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均與注同范注穀梁獨言諸侯受于禰廟者十六年穀梁傳曰諸侯受乎禰廟范注故從之實則非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曰公會諸侯晉大夫則謂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者非也眣晉大夫與盟當爲內諱經書公不諱則以爲眣晉大夫使與盟者亦非也晉大夫彊與諸侯同列春秋爲公諱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所以殺恥也垂歛之盟晉士穀名諸侯序會者非公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涖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

按屈完子玉得臣皆以起霸事不得云有大夫有大夫自此始則宜申來獻捷又何以書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涖婦人有三從之義

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

注謂當各使一使非也傳以爲諸侯之妾不當歸襚歸襚于僖公禮也兼及于成風非禮也注夫死繫子是也

穀梁謂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其說迂矣趙氏鵬飛謂成風僖公之妾蓋援惠公仲子之例

卷第十四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

晉使先眛士會迎公子雍于秦已而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其曲在晉不在秦況又伐秦取少梁則秦之伐晉宜也但經言戰不言敗少梁之役又不見于經且左

傳云秦伯伐晉取北徵經不曰秦伯而曰秦者豈以興兵搆怨不恤民命故從而貶之邪先昧奔秦左傳雖無以師之文與公羊各据其所見但令狐之戰經兩貶之則左傳亦未可全信也注夷狄之依經訓義固不得以臆說爲嫌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以爲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與齊師宋師次于郎之文同屈貉之次上無所起而下有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之文疑魯恐見伐故以爲刺微弱据左則但謀伐宋而已然外次無赴告之文何以特書于册注似勝左

傳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于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

据穀梁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則長不止百尺矣蓋者疑詞注亦各記所聞關中記事在始皇之時不可强合注必無援彼入此之理且史記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齊獲榮如衛獲簡如魯宣公十五年晉滅潞獲芬如鄋瞞繇是遂亡則固未可以臨洮之長人傳會爲長狄之遺種也左傳齊惠公二年作齊襄公二年按襄公二年魯桓之十六年至此六十一年史記較允芬如左作焚如

傳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正以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

据穀梁兄弟三人佚宕列國與此同左傳史記言魯殺僑如晉殺其弟焚如齊殺其弟榮如衛殺其季弟簡如則是兄弟四人且皆親兄弟以爲相類如兄弟者非也左傳鄋瞞伐齊在齊襄公二年魯桓公之十六年獲焚如在魯宣公十五年其別之三國本不同時何由知其不相援助乎

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

按侵掠者夷狄之故習其之三國非必欲爲君也長狄

雖長大伐國斷無一人之理傳曰其言敗何大之也言不易勝已耳穀梁一人而曰敗何也注本之恐非傳意䣢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于臨洮是也逕爲之說均非傳意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白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即長狄之三國共成其異是也言不可苟指一者明知其異亦不苟指一事而已

按周室之衰禮義之廢不自文公時始且史記魯世家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宋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宋世家作熙公四年誤司徒皇父率師禦之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僑如之祖

至是百有餘年其間弒君亾國不可勝數矣别之三國故象事以三成三者象衆故曰不可苟指一疏不甚分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稱子何貴也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别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左傳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故卒不言杞經無明文子者謂先君之子可謂時君之子亦可以爲母弟經亦無明文禮文言夫婦有别非槩言男女之遠别援以爲据非是

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

史記秦誓作于繆公三十六年三十九年繆公卒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晉使隨會來迎公子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反擊秦師秦師敗則此秦伯當謂康公傳以爲繆公故引秦誓之文以實其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沿河之曲而戰言其轉戰之遠也以河曲明兩曲穿鑿附會吾無取焉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注言率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

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

莊二十六年城諸及防諸魯邑也前此已城故注曰修

運莒地城運莒必爭故率師穀梁以爲有難是也注非

是

水經注濰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即行父所城後世分諸

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謂此爲東諸城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

雖霸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

按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

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爲

晉文諱而奪其父之葬又奪其子之葬陳既見抑彊大

不能致哀盡禮而兩世復並奪其葬春秋何薄于陳而厚于晉乎注說疑不可從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

据史記舍齊侯之世子商人齊侯之弟與左同注但以書法求之故情事互異

傳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纆且也六注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貴則皆貴矣

後漢書注指義所趨也言子以其義詰之則接菑生四

年貜且生六年也注疏迂

傳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

再娶無据會再娶至有先後即有尊卑且明云晉出齊出不得謂皆右媵子皆左媵子若一是右媵一是左媵禮立右媵亦不得謂尊同體敵一晉出一齊出故云貴則皆貴耳立子以適不以長貜且元妃所生何以但云長邪元妃二妃之說左亦未確

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疏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

据史記未見商人本正當立之文與左同但於時月日

求之與上不書葬謂立儲嗣不明皆未確傳已立之已殺之故雖未踰年亦稱其君耳並未云商人當立注似非傳意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曰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薇于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左傳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最允諸侯講信修睦禮也春秋之世但不相犯足矣必責以三王不詛盟則春秋之會盟幾無可錄去官爲有罪舉官又以見宋亂得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乎惡二國之和好則將兵爭而

後弗惡乎

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絶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正以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

然則舍至自晉亦是被執而歸固省去其氏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經文可据則以爲順上諱文者非也据城緣陵之文諸侯者散辭言不足齒數也受賂而還其不足

齒數可知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卒也至此卒者因其賢

左傳史記秦穆公以魯文公六年卒使遂來聘者康公

也傳誤以爲繆故注仍其說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

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如齊者謀立宣公也不舉重者二人同聘同惡相濟也

注重錄內者微詞也

季孫行父如齊

如齊者與弒也與弒則曷爲如齊賂也弒則曷爲賂齊

夫人大歸懼齊討也結姻于先歸田于後行父之爲之

也其惡猶夫遂也加例時無變文者諱也

公羊注疏質疑卷上終

男雲旭校字孫熙年編次